

绿红妆

军营穿越
上

金子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绿红妆

军营穿越
上

金子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 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绿红妆之军营穿越/金子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 - 7 - 5306 - 5225 - 1

I. 绿… II. 金…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9048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00 × 980 毫米 1/16 印张 30.5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5.00 元

目录



第一章 怎么就穿了? /1

“1992年11月6日”

第二章 乾坤大挪移/9

一个大雷劈在了叶想头上,“就我们仨个好,愿赌服输。”

第三章 叶·乔丹/19

我们的叶想同学突然起跳了,然后向左,来了一个空中拉杆儿……

第四章 再见孙老虎/24

她大喊一声:“孙老虎!你怎么在这儿!”

第五章 去当兵吧/34

叶师长好像犹豫了一下才说:“你觉得,让想去当兵好不好?”

第六章 去英雄团/44

鲁佳一副“你已经上了贼船”的表情,笑着说:“去英雄团!”

第七章 老虎和狐狸/53

“我是来这儿吃饭的!”

第八章 都是占座惹的祸/61

“不是你的错,都是占座惹的祸。”

第九章 打架和打工/72

“那个,领导,请问您这儿要不要打手?”

第十章 你,我,他/82

林晃站在叶想和孙国辉中间笑着说:“小孔雀,我们又见面了。”

第十一章 大学,大学/94

论理性与感性。

第十二章 报道和军歌(上)/111

鲁佳大叫:“你们两个怎么会在这儿?!”

第十三章 报道和军歌(下)/123

叶想同学突然开始挺胸抬头,立正唱歌……

第十四章 老虎也吃天鹅肉/134

王玉敏?那天孙老虎的信封上写的可不就是这个名字!

第十五章 魅力/146

那上面写着一行大字:“热烈欢迎×××××
××领导莅临我校参观指导”

第十六章 男人的温柔(上)/159

叶大师长正严肃地站在主席台上检阅呢……

第十七章 男人的温柔(下)/174

一身迷彩的孙国辉已经站到了她跟前,看着那身影,叶想突然说不出话来……

第十八章 生来被包围的人/191

空降兵?叶想不自禁地想起了兄弟连里那句著名的台词:“我们生来就是被包围的。”

第十九章 表白/210

“你干嘛一定要圆的啊,头方的就不行吗?!
我还不信这个邪了!”

第二十章 所谓缘分/231

叶想忍不住瑟缩了一下,她觉得自己好像被什么东西灼伤了……





第二十一章 想与不想都得见(上)/251

那句台词是怎么说的?曾经有一个机会放在十年前,而我死活捞不着,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要说的是……买它一万股!

第二十二章 想与不想都得见(下)/261

难道这个杭祁就是那个孔雀小姐的初恋情人?!

第二十三章 各怀心事/276

“特大新闻,特大新闻!”鲁佳突然蹿进了洗手间低叫着,“那个白天鹅真的是彭老大的女朋友!”

第二十四章 我们都是神枪手/287

林晃突然微微一笑,声音里带了丝沙哑,很低,“想想,你真棒!”

第二十五章 雀之灵(上)/297

叶师长的大嗓门一亮,“不紧张你坐茶几上千嘛?!”

第二十六章 雀之灵(下)/305

叶同学一边转着一边在心里流泪,自己为什么会开始转呢?还有,到底要转几圈才对啊?!

第二十七章 信(上)/316

叶同学倒淡定了,“哎,你也喷了……”

第二十八章 信(下)/329

“就这样叫一辈子,好不好?”

第二十九章 高高的兴安岭(上)/347

叶同学手抓猪耳,英姿飒爽,一骑绝尘而去!

第三十章 高高的兴安岭(中)/359

“连长,没关系,反正我也没骑过猪,就当开洋荤了!”

第三十一章 高高的兴安岭(下)/371

叶想哆嗦了一下,然后声音颤抖着叫了声:
“爸……”

第三十二章 考验/387

那颗黑色的石头被叶想用盒子小心装好,藏在抽屉深处,石头上的纹路就像一片树叶。那不再是普通的石头了,而是一份感情,一份没有说出口却只能永远收藏起来的感情……

第三十三章 天南海北/403

乌云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特别温柔,也特别平常,仿佛她做的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叶想却忍不住想,这才是真正的浪漫吧,简单而坚持。

第三十四章 新征程/421

“就是什么呀就是,谁陪谁啊?这话可得说清楚,你们都是去会情郎的,我才是那陪客好不好!”

第三十五章 穿山甲们的恋爱/434

叶想吓了一跳,赶紧探头往外看,认识鲁大使这么久了,还从没听过她这么女性化的声音。

第三十六章 选择/448

再过三四年就有小巧手机满天飞了,她才不受这个累呢。

第三十七章 明天我要嫁给你啦/461

出于礼仪,叶想介绍了一下孙国辉,孙国辉也礼貌地敬了个军礼,用英文说了句:“很高兴认识你。”

后 记/478





第一章 怎么就穿了？

“1992年11月6日”

“五分钟，又一个五分钟，哈哈……再忍一个五分钟就到时间了。”叶想同志的嘴角不自觉地往上翘着。她发现这种时间倒数安慰法果然有效，时间也仿佛过得快了些。

四周感觉很安静。今天天气不错，偶有一丝寒风吹过，阳光暖暖地洒在身上，如果没有教官们走来走去的喝斥声以及身旁那个胖胖的女生越来越粗的呼吸声，叶想甚至觉得自己可以睁着眼睛睡一觉。

她把眼珠悄悄地转了一圈，发现自己四周站军姿的女生们都有着摇摇欲坠之势，要么脸色苍白如鬼，要么气喘如牛，就连一向骄傲的班花，那腿也好像上了弦一样地哆嗦着。叶想心里不禁感叹着现在的孩子真是娇生惯养，一代不如一代。不经意间她看到了不远处宿舍里探头探脑顺带喝茶聊天的带班老师们，心情立刻就灰暗了起来。

为什么那些大叔大婶就可以在屋里取暖，自己这个所谓的助教却要和学生一起站军姿？咱好歹也是读研到头、眼瞅就要毕业的人了，怎么会被划为需要再教育的大学新鲜人，和这些毛丫头一起受苦受累？果然是自作孽不可活啊……

叶同志忍不住翻了个白眼，不自觉地开始思绪飘荡……话说自己就

读的那个某某某大学，教育水平与名声属于不上不下中不溜的那种，该学的东西只要你想学，还是能学到的，但是，想要偷懒也没人拦着你。

叶想还算不错，除了大一的时候疯玩疯闹了一年，其余的岁月也算得上是个好学生，最后还弄了个本校保送研究生。其实连她自己都没想到会有这么个结果，虽说自己的学习成绩不错，可是系里的能人还是不少的。可偏巧那年，能人们出国的出国，要不就是横下一条心，考不上清华北大就一头撞死在校门前，结果那仁瓜俩枣儿的名额居然落在了叶大小姐的头上。

当时宿舍的姐妹们还笑着说：“你这家伙真是走狗屎运，要不是看你出身市井，品行也算端正，还真怀疑你是不是用什么特别的办法贿赂了系主任。”至于叶想，她兴奋得只想尖叫，哪里还在乎这些酸不溜丢的话，一路扶着自己五百度的近视眼镜，飞奔回家报喜信去了。

叶想当初考这所大学的理由之一就是离家近，散个步的工夫就到了，可以名正言顺地赖在老爸老妈身边。“有的大学太远了，咱家又没车，难得的休息日都要浪费在路上，好多家在本地的学生不愿意回家就是因为这个，时间久了会伤感情呀，看我多孝顺！”

可当时自己的老妈只哼了一声，“是啊，我倒是想咬牙买辆车开着去清华北大接你呢，你也得考得上啊。”一句话打击得叶想小朋友灰头土脸地复习去了。倒是叶爸爸比较开明，说只要有个大学上就行，以后的生活还长着，又不是靠着一张名校文凭就能吃一辈子，你没听说那个某某某也是某某某大学毕业的，现在还在干某某某工作呢……

就这样，在自己老爸“某某某”理论的支持下，叶想考上了现在这所大学，借用电视剧里的一句话，大学的那四年还真是年少轻狂，幸福时光，直到读了研究生之后，就业等等严肃的问题才开始在叶想同学的脑子里转。

眼看着同学们出国的出国、找路子的找路子，家里父母都是普通人的叶想，还真没有什么歪门邪道好想。论文也快搞定了，就等着找到一份实习工作，然后答辩领证了。她在想自己要不要再去学校的小店里把简历加印个一百份，虽说小广告都是骗人的，可为什么还是有人信？就是因为印得多！

再说学校小店里印得便宜，一毛一张，生意火得很，尤其在期中期末考的时候，可就是得看学生证，要是外人就不是这个价钱了。趁现在证件还没失效，有便宜就得赶紧占。

那个开店的胖女人眼睛贼得要命，拿过期的学生证你能糊弄图书馆的老师，可却糊弄不了她，听说原来夜大的学生证她都不认，比社会上那些单位还要歧视人家十倍。后来夜大学生闹到了学校去，说是区别待遇，大家都是缴学费的，凭啥歧视俺们，最后学校出面，她才认了。后来又听说，她是学校某老大的远远远房亲戚。

叶想走到半路上，系主任突然冒了出来，一脸和气地说：“小叶你还没找到工作吧？现在工作很不好找啊，呵呵……不过我看你的一贯表现都是很不错的，我就欣赏你这样忠厚老实的学生，要是别人我还不给这个机会呢。要不要去给本科那边的老师帮帮忙呀，呵呵呵……虽然只是个临时工，但是履历上还是可以写上曾经助教过，这样也比较好听嘛，你说是不是？呵呵呵……”

看着那张和蔼可亲的肥脸，叶想真是感激涕零，心里也暗自琢磨着自己是不是天生就有狗屎运，关键时刻总有贵人相助。虽然说是临时的，那这就是个机会啊，说不定以后咋着呢……那回头要不要买个彩票试试？思想越来越往歪路上走的叶同学一蹦三跳地来到了本科楼，突然觉得四周乱糟糟的，人来人往，人声鼎沸，人五人六……不禁有些纳闷，期末考试不是都结束了吗，怎么还这么热闹？

“叶想！”一个可以称之为尖叫的声音让叶想吓了一跳，眼前一花，本科时的班主任赵老师踩着一双细高跟儿蹿了过来，“主任果然把你找来了！”叶想一愣，果然？果然是什么意思？这话听着有点儿古怪……她心里正犯嘀咕，啪的一下，自己的手里多了一堆东西，然后就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赵老师鲜红的嘴唇子不停顿地在眼前上下翻飞着……

醒过神来之后，人已经站在了教学楼外，叶想欲哭无泪地看着手里的迷彩服，什么狗屁助教，分明是他们很多老师不愿意放弃难得的寒假去受这个罪，就下了个套给她这样的“闲人”，那个肥老头系主任……

“那个死胖子！”一声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诅咒突然从背后传来，叶想回头看看，发现还有几个和自己一样面色阴沉的同级同学，正捧着一样的东西在那边咬牙切齿。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叶想最后冲他们手里的东西扬了扬下巴，问了句：“你们也属于忠厚老实的？”那几个同学面面相觑后苦笑着说：“忠厚老实！”

就这样，叶想和那几个同样忠厚老实的同学，乖乖地在过完春节黄金周之后就来学校集合了。她在家不知道已经诟病过多少次那个骗子系



主任和学校新任的校党委书记了，不过好在自己家在北京，还能过个踏实年。看着那些或是从外地飞速赶回来，或是一咬牙就没回家的学弟学妹们苦大仇深的脸色，叶想心里多少平衡了些。

之前因为闹“非典”，好多该干的事儿都没干，譬如说新生军训。结果那个新来的校党委书记听说之后，就坚持要补回来，说是现在学生太娇气，接受艰苦教育的机会本来就少，所以，春节年年有，军训就一回，补办！顺带一提，听说他是刚从某部队转业来的，又好像就是叶想他们要去军训的这支部队，只是好像……

等集合完毕，一路折腾到了部队，刚进门时叶想就发觉这儿跟她大一那年去军训的部队一点儿都不一样。虽然还是列队鼓掌欢迎，但是这些军人给人的感觉，却只能用彪悍两字来形容，听说他们是什么野战部队的。回想上一次军训，那可真是军民一家亲啊，但那次好像是武警部队。

叶想同学从来都分不清武警和军人的差别，只记得那时候站军姿也没有现在这么长，教官总是笑眯眯的，虽然纪律要求一点儿不差，但是让人觉得很开心，和乐乐之间就学习了不少知识，虽然现在基本上已经忘光光了。另外，听说有几个女同学现在的男朋友或未婚夫也是穿那身马甲的，貌似他们也做过教官……

“腿绷直，双手紧贴裤线！想什么呢！”一声低喝在叶想耳边响起，吓了她一哆嗦，刚才一直在云山雾罩地胡思乱想，根本没发觉有人走到了跟前。叶想赶紧挺了挺自己的身子，这才看清跟前矗立着的那个高大身影和……锅底般的脸色。

孙国辉，孙老虎……叶想吓得脸色都有些白了。虽然来了没多少天，这个挂着两毛二的训练营营长的光辉事迹，已经被那些师弟师妹传得沸沸扬扬了。虽然不知道真假，可所有的学生在到达的第一天，都已经领教过他的威力了。

而且叶想同学之所以会跟那些毛孩子一起在这里站军姿，跟他也脱不了干系。这头黑脸老虎好像从第一天就看她不顺眼，处处找茬儿，不论是练习三大步，还是饭前一支歌。

那天刚到训练场，大家的行李还没整呢，就被那些刚才还在鼓掌欢迎的教官们拉出去给了一个下马威。本来如叶想之流只管打杂的，是可以在一旁和带队老师们共同享福的，可偏偏那天叶同学有些时气不顺，几个大喷嚏打出去，惹得正在和黑脸军官打哈哈的校党委书记想不看她

都不行。

书记大人一扭头，就看见叶同学正吸溜着鼻涕，脚跺得山响，身上穿着巨厚的羽绒服，戴着巨厚的围脖、巨厚的手套，嘴里偏还嘀咕着：“什么鬼天气，这么冷。”她周围那几个炮灰战友也好不到哪儿去，又是嘘手，又是蹦跶的。那个黑脸军官嘲讽地看了他们一眼，就和书记玩笑似的低声说了句什么。

当时叶想就觉得气氛多少有些不对头了，结果晚上的教师会主题就是《论教师的自身素养及体质关系》，结论就是没有好身体怎么能上好课！为什么有的人年纪轻轻的身体那么差，让部队的同志们笑话。同志们，你们说该怎么办？

看着慷慨激昂抛出疑问就甩手而去的书记，所有的老师都瞬间黑了脸。“我们能怎么办，总不能让我们这些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柔弱书生们去和那些年轻学生一起军训吧。他们火力壮无所谓，您就不怕回头我们这些优秀教师里面因为心脏病、类风湿突发等因素，出现非战斗性减员，耽误了教书育人的大事？”

老师们七嘴八舌地炸了锅，叶想和那几个伪助教就在一旁龇牙乐、看笑话。老师嘛，通常都是嘴皮子利索，那个身体素质确实不咋地，这要是操练起来可就……炮灰们笑得都很猥琐。可结果证明老师里面还是有精明人的，想想白天发生的事，再这么前因后果地一联系，顿时目光都放在“助教们”的身上了。“本来嘛，要不是你们咳嗽喷嚏流鼻涕的，书记怎么就怒了？所以，书记说得对，你们确实应该加强锻炼，明天就作为我们教师的代表参加军训！反正你们也算是助教。”

想到这儿，叶想吸了吸鼻子，要不是眼前站着的这个人在书记耳边扎针，自己怎么会落得这个下场？而且其他的炮灰们纷纷说是因为她的关系——就是那几个大喷嚏，才惹出的麻烦。所以这些天，叶想的钱包瘪得很快，那帮家伙就跟刚过了三年自然灾害似的，不论男女，见了某牌火腿肠就不要命，别说只是掺了淀粉，估计就是掺了水泥，他们也照吃不误。

这个大个子怎么还不走开……叶想在心中翻了个白眼，大冬天的晒个太阳我容易吗我，还全让你给我挡上了。营长很厉害吗？我爸还是工段段长呢，手底下管的人不比你少！28岁就是少校很牛气吗？我爸不到30岁的时候就拿九级钳工的工资了；参加过战斗了不起吗……不知道自己那个老好人爸爸有没有参加过什么战斗，估计就是有战斗，自己



老爸也绝对是属于拉架的那个，想到这儿，叶想不禁汗了一下。

“挺直！你又不是刘罗锅！”孙营长又在她耳边喊了一声，那么大嗓门，四周立刻飘过来几声窃笑。叶想涨红了脸，用尽全力地挺直着自己的脊背，就好像背后插了个拖把。心里则不停地诅咒着他：臭黑脸，死老虎，怨不得你找不到老婆被人甩，活该！

早就听闻过八卦，这个孙老虎好像被女朋友甩了，现在这些教官都是他手下的兵，好像还不是一般的兵，他们现在是在休整……给大学生军训居然叫休整！以前听说部队派来给学生军训的教官，那都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尖子，还没听说过有整队整队拉过来的。这些教官的军事素质真是一流，第一天的教官集体演练，就让这些80后的孩子看得都张大了嘴巴。

黑脸老虎好像多少有些满意了，就背着手踱开了，叶想的眼珠随着他背影转，用眼神狙击着他。看着他步履沉稳地走到外围和几个教官会合，他们好像说了些什么，突然有人笑了起来，指了指叶想这边，叶想吓了一跳，迅速地移开了目光看向地面。

眼睛突然觉得干涩起来，叶想用力地挤了挤眼。这两天她换了隐形眼镜，因为军训再戴着个厚瓶底实在是太不方便了，结果眼睛不适应不说，熟人见了她都两眼大睁，跟不认识似的，前两天还混不吝地跟她抢火腿肠的几个男生也客气了许多。叶想自己照着镜子看都觉得别扭，她哪儿都长得像父亲，中规中矩，就这双斜挑的凤眼，十足地像了老妈，眼镜一摘，人就跟变形了似的。

老妈以前可是厂子里出了名的厂花，按照某个跟老妈姐妹情深的阿姨的话来说：“你妈妈那双凤眼，当初可是电遍全厂无敌手啊。”到现在叶想也不明白，为什么除了皮肤白皙这个优点，五官个头只能算普通的老爸会携美而归。

正胡思乱想着，就听见结束的哨音响起，叶想立刻松了一口气，可算结束了，正想抬头活动一下僵硬的脖颈，就看见孙大营长正盯着她这边看。她忍不住地想，这“博士伦”的透光度真好，居然看得那么清楚，早知道当初不配1.2的了，还不如……正想把目光挪开，就看见孙老虎的黑脸一变，叶想吓了一跳，心说我又怎么了？周围突然传来几声惊叫，然后就是一记重击，她的后脑勺立刻和地表做了一次亲密接触，剧痛……

“叶想！”疼痛间，一声低喝让叶想清醒了一下，这才发现孙大营

长和那几个教官不知道什么时候跑了过来，把那个站军姿站到昏倒的胖女生从叶想身上抬了起来。“叶想，你怎么样了，能听懂我的话吗？”难得看见孙老虎还有除了黑脸以外的表情，叶想突然想笑，正想开口说话，眼前一下子黑了起来……

“哎哟，哟……”醒过来的叶想只觉得自己后脑勺生疼，用手揉了揉，不出意料地摸到了一个大包，她龇牙咧嘴地坐了起来。左瞧瞧，右看看，这是哪儿啊？好像不是医务室，也不是军训办公室，也不是宿舍，看着倒像是一间卧室。

看来自己刚才是昏厥了才被人送到这儿来了吧，那个昏倒的胖女生呢，她没被送过来吗？叶想揉着脑瓜子盘腿坐在了床边，打量着四周：浅棕色的床，组合柜，书桌还有椅子，家具很新但样式比较老，可床头床尾却摆了几个软乎乎的娃娃，给这个简洁的房间带来一丝柔软。现在还有人买那种老式的组合柜吗，叶想忍不住咂舌。

这儿到底是哪儿？难道昏倒的人太多，医务室没地方，把我送到哪个女军官的宿舍了？可军人宿舍不都是绿的吗？叶想放下了手，翻身下地想找鞋，一伸腿不禁一愣，一条棕色的条绒裤子代替了迷彩裤，再低头看，身上穿的是一件手工编织的红毛衣，上面都是凸起的菱形图案……叶想眨巴眨巴眼，心想这么老土的毛衣是从哪儿找出来的呀。

自己不就是磕了一下脑袋，干吗连衣服都给换了？再说就算要换吧，干吗连毛衣都换，自己那件真维斯可是刚买的，又有形又有款的。地上放着的是一双更老土的棉拖鞋，叶想趿了鞋左右端详了一番，心想回头一定得问问这屋子的主人，去哪儿买的这么难看的拖鞋，不过倒是挺厚实、挺暖和的。

眼睛好像又痒了起来，叶想顺手揉了揉，觉得有些不对，可是哪里不对呢？她又揉了揉，“哎呀，我的隐形眼镜呢！”发觉眼镜失踪的叶想还是觉得不对，再看看四周，“啊！”她惊叫了一声，突然发现自己没戴眼镜，怎么会看东西这么清楚？

她用力地挤挤眼，再看，依旧清晰无比，以前是听说过有些人磕了脑袋，会因为淤血而失明，可从没听说过有谁从视力0.5给磕成2.0的啊。

难道真的走狗屎运了？叶想按住自己怦怦直跳的心，告诉自己要冷静，冷静，再冷静……然后环视着四周，每样东西依旧是万分清晰，甚至比自己戴着眼镜调整视力之后看到的还要清晰得多。



哈哈，我看，我看，我再看！叶想乐得是手舞足蹈，眼睛探照灯似的在屋里扫射着。“咦？”看到门口的时候，叶想停顿了一下，一个普通的年历正挂在门上，样式也很老旧，好像只有奶奶家还在用这种每日一撕的年历，不过样子比眼前的这个可花哨多了。

11月6号，看样子有日子没撕了，这倒没什么，重要的是左上抬头那行小字，199……叶想喃喃地念着：“1992，哈，这是谁呀，十几年前的日历还挂在门上，真是够可以的……”叶想同学嗤之以鼻地笑了，可笑着笑着就觉得不对了，看看家具，再看看自己身上的衣服，她轻轻扯开领口往里看了一眼，“啊！”倒吸了一口凉气，一件棉布白色内衣正贴身穿着，绝不是自己的那件“爱慕”。

再怎么换衣服也不会给自己换内衣啊！不会的，别乱想，慌了手脚的叶想下意识地念叨着安慰自己，也许是在做梦，可是做梦为啥掐自己的肉还是这么痛！“嘀”一声汽车喇叭响让叶想飞快地从床上跳了起来，她跑到窗前一把拉开半掩的窗帘，往外看去。好像还是在军营，或者说是在一个军区大院，不时地有步履匆匆的军人从楼下走过，可这都不是重点。叶想欲哭无泪地看着他们身上的军服，难道军队又开始集体换回92式常服了吗，孙黑脸不是说那个已经是历史了吗……

她愣愣地回过头去，看着那个清晰无比的年历——1992年11月6日。开，开玩笑的吧……



第二章 乾坤大挪移

一个大雷劈在了叶想头上，“就我们仨个好
了，愿赌服输。”

叶想溜溜地在屋里转了俩钟头了，情况基本摸清：二层小楼，屋子四五间，居然还是砖房。她越转腿越软，甚至没有勇气冲出门去，这会儿正看着墙上的像框发呆，那上面是看起来很平常的一家人。

中间笑得有点儿冷淡的那个女孩儿就是她自己，左边那个漂亮女人就是她老妈，右边那个长相端正的男人就是她老爸，可叶想发誓她从没在这个岁数和自己爸妈照过这个像。

上初三的时候为了中考昏天黑地的，她早早地剪了一个锅盖头，就是为了洗着方便，而照片上长发的她怎么看也是才上高中的样子，而且剪着她从没留过的刘海儿。

这还不算，照片上的那个美人确实是自己老妈，可……叶想忍不住又揉了揉眼睛，打从有记忆开始，自己老妈什么时候笑得这么温柔妩媚过？

叶妈妈的精明厉害又直率，不要说厂里，就是在叶想家的家属小区那儿也是出了名的。大笑，冷笑，嘲笑……自己老妈惯常有的笑容一个个从叶想的脑海中过了一遍，可死活就没有眼前这样的。

叶想想象着自己那个愤怒时一如超级赛亚人的老妈，会有这样甜蜜

温馨小女人般的笑？“喂？”她忍不住打了个哆嗦，那一定是世界末日即将到来。

可再看看旁边自己老爸在照片上的样子，叶想觉得，这世界末日已经到了。脾气比绵羊还温顺、×××工厂出了名的好人老叶同志，正一身戎装、面容严肃地瞪着她。“一，二，三，四……”叶想第N遍地数着长着她老爸脸的那个男人肩上杠杠里的星星，“两毛四啊，好像是师长级别的哈……”叶想的嘴角不自觉地抽搐着。

九级钳工 VS. 陆军大校，叶想觉得自己的脑袋里有如加了一壶老陈醋，又酸又涨又涩。抡圆了给自己俩嘴巴的事一个小时前她已经干过了，虽然没舍得真使劲，可那种触感也绝不是梦里会有的。

之前叶想为了证明自己在做梦，甚至特意去上了趟厕所，就经验而言，做到上厕所的梦是因为生理需要，通常也是上不成的，除非你尿床了。但是，厕所上了，真上，虽然她自己也奇怪自己居然上得出，水也拉了两箱，哗啦啦的，老式水箱都是大公升，绳子一拉，水流奔腾得如同黄河决口。

可最后蹲到两腿酸麻，屁股冰凉，也没被人尖叫着弄醒，叶想面无表情地从厕所走了出来，一屁股坐在了楼梯口。死盯着那照片一直到现在，这间屋子让她感到敬畏，敬畏到不敢再四处乱蹿。

不是没看过玄幻类小说，看的时候也不是没有其他的想法，可那都只是个想法不是？就算被老妈吼的时候叶想曾经想过，要是自己的老爸老妈性子互相中合一下，那就再美妙不过了。

可现在看着那张男阳刚女柔美的照片，叶想只想再给自己一个耳光，近视没关系，戴眼镜还防风防沙呢，老妈凶点儿没关系，老爸温柔就好了，现在只要赶紧让我醒来……

“铃……”楼梯口椅子上的电话突然响了，叶想猛地打了一个哆嗦，扭头死死地盯着那个电话看，电话那头的人就好像确信有人在家一样，铃声响个不停。犹豫再三，叶想一咬牙站起来磨蹭到电话边，心里突突乱跳，一方面希望那个人自己放弃把电话挂了，另一方面又希望得到点儿别的信息。

“喂，喂……”电话刚一拿起来，一个极其爽朗的男声就从电话里传了出来，叶想忍不住把电话稍稍拿开了些。“嗯。”听着里面“喂喂”个不停，叶想憋着嗓子“嗯”了一声。

“想想啊，你爸爸说你在家里，怎么这么半天才来接电话？不是还没